

軍事思想叢書

近代軍事思想

鈕先鍾 譯

軍事譯粹社

327



近代軍事思想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

鍾先鈕 譯

軍事譯粹出版

現代軍事思想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定價：每冊新臺幣一〇〇元

編者：EDWARD MEAD EARLE

譯者：鈕先鍾

發行者：軍事譯粹社

臺北市木柵路三段85巷
14弄三三號(三樓)
電話：七三一—三三四四

印刷者：軍事譯粹印刷廠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再版

序

這一本書的原名本爲「*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若是直譯爲中文，應該譯作「近代戰略的製造者」，似乎頗爲生硬，而且也不能表示原書的內容。不過原書却另有一個副名，是「*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譯爲中文即是「從馬奇維里到希特勒的軍事思想」。所謂從馬奇維里到希特勒，也就是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意思，換言之就是「近代」，所以若是把書名譯爲「近代軍事思想」，到不僅是名實相符，而且簡明扼要。

本書出版於一九四三年，當時大戰方殷，美國的一批學者們感覺到戰爭研究的重要性，於是彙集體寫成了本書，由美國普靈斯登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分別出版，其出版之宗旨，詳見原書導言，此處不必贅述。原書問世後，立即爲軍事界和一般讀者所重視，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二年，即已再版四次，由此就可以證明其價值。

從文藝復興之時起，到第二次大戰發生之時爲止，四百餘年以來，軍事思想的發展真可以說是如火如荼，光輝無比。而許多名將大師所留下來的文獻也真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一般的人想要去閱讀這些書籍，却已經很少有可能性，更不必說是深入的研究了。可是過去實爲現在的基礎，而對於將來也更能發生啓發的作用，研究軍事學術的人，對於這些基本思想又必須要能有想當的了解。所以本書的價值也就正在這裡，它是由真正的名家所合作寫成的，

對於近代軍事思想中的每一個方面，都有精闢扼要的分析。我們只要讀此一書，即可勝過萬卷，這對於研究兵學的人而言，真可以說是貢獻極大，造福無窮。

對於一本好書的內容，是不必加以介紹的，而且也無法加以介紹。必須讓讀者們自己去咀嚼和體會，才能够作真正的欣賞，和獲得真正的益處。我只願意向讀者們保證着說，這是一本值得精讀的好書，但是却也只說到這裡打止了。

這本書過去曾經有過另外一種譯本，但是有許多人都還是勸我把它再重譯一遍出版。本來很多的名著，都常會有幾種不同的譯本，這也是很普通的現象。若是有人認為我這個工作是多餘的話，那麼只要請他把這兩種譯本和原文彼此對照着閱讀一遍，也許即可以明瞭我的精力是並未浪費。

本書共分為五篇，二十章，另外加上導言和結論。約五十餘萬言，把自十六世紀以來四百多年的軍事思想結晶，一併包容於本書，我們今天來研讀它，真是受益不盡。 第二次

導言

當戰爭來臨時，它也就支配了我們的生活。誠如一位美國小說家在一八六一年所寫的，它好像一陣向我們大家吹來的一陣暴風，與教堂中的風琴聲混雜在一起，從街頭上呼嘯而過，侵入了我的爐邊，震動了酒家的玻璃窗，聳起了老政治家的白髮，侵入我們大學中的教室，吹亂了學者們的書頁。戰爭對於我們的忠忱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考驗——包括着工作與職守，私誼與公情，個人的好惡與社會的關係都在內。此外，米里斯 (Mr. Walter Mills) 先生也指明出來，「戰爭幾乎是向一切的社會制度挑戰——其經濟是否公正和平等，其政治制度是否適當，其生產工廠是否具有能力，其外交政策是否具有合理的基礎，智慧和目標。在我們的生活幾乎沒有那一方面，不受到戰爭的影響，更動，甚或是完全的改變。」

但是戰爭却不是上帝的行動。因為個人，政治家和國家對於某些事為與不為之故，才會直接的產生了戰爭。簡言之，即為某種國家政策或缺乏政策的後果。而一旦國家的命運交付與這種可怕的戰爭仲裁之時，勝負也同樣的是由於我們的為與不為來決定。

這些真理都是不證自明的，所以若只讓軍人，或政治家，甚或是二者共同了解戰爭政策都只能算是一種愚行。一個國家戰略應由總統和參謀本部來擬定，並由國會用法律來付之實行，因為在這些問題方面，一個國家是不可以變成一個辯論的團體。不過這種決定的戰略要想獲致成功，却必須要有專理通達，決心堅定的公民予以擁護才行。他們為了能使那個戰略成功，應不惜犧牲其自己的生命，幸福和神聖的榮譽。民主國家在戰時要求有偉大的領袖，而這種領袖通常也都是英雄人物，例如華盛頓，林肯，勞易德喬治，威爾遜，克雷孟梭，邱吉爾，羅斯福等，但是這種領導力的泉源卻來自人民的良知，意志，與心靈的深處。在一個備戰的民主社會中，即令是一個普通的士兵或低級軍官，也都應知道為什麼要犧牲生命的目標。斯徒杰 (Stein-

ben)，是一位普魯士的軍官，但他却為美國陸軍建立了一個基本原則，認為所有的官兵都應了解紀律和行動的合理基礎。傑佛遜是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者，他却主張軍事應列為美國教育中的一個基本部份。

邱吉爾也深知這些基本真理。因為在第二次大戰中，他那感人的講演曾經告訴英國人民，為什麼他們的父子應戰死疆場的理由。他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向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其目的亦復相同；它是第一次使美國人明白了先擊敗德國再來擊敗日本的基本理由，於是遂使美國人擁護這樣的戰略，在以前他們的輿論是完全不一致的。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從較廣泛的範圍和較長久的時間上，來解釋近代的戰爭光是怎樣發展的，並且確信若能了解軍事思想的精華，則必能幫助一般英美讀者了解戰爭的起因，和指導戰爭的基本原理。我們相信，在軍事方面保持着永恆的警覺，實為換取自由的代價。同時，我們也相信假使希望能有一個持久的和平，則我們對於軍事力量在國際社會中所擔負的角色，必須要有一種明白的了解。可是我們却不能經常有這樣的了解。誠如克雷琪先生在本書第十一章所說的，因為厭惡戰爭和不了解戰爭在人生中的地位，於是使愛好和平的民族總是估低了其在歷史中的價值，並忽視了其對於我們未來的重要意義，所以我們這個時代中的偉大軍事史學家，對於他們在軍事問題方面的趣味，遂不得不常常覺得有引以為憾之必要。武力本身並無善惡之分，可是使用武力的目標却時是惡的。誠如巴斯加 (Pascal) 在大約三個世紀以前所說的，我們必須認清：「無力量的正義是無用的，無正義的力量是暴虐的。我們應使正義與力量結合為一體。」美國現在正要逐漸變成近代世界中的最強大軍事權力。我們使用這個偉大權力的態度，對於我們自己和全世界都是同樣的具有重要的關係。

戰略的內容是研究戰爭，戰爭的準備，和戰爭的進行。從狹義的定義上來說，它是一種軍事指揮的藝術，即如何設計和指導一個戰役。它與戰術又不同，後者為在會戰中運用兵力的藝術，這正好像一個樂隊與一個單獨樂器的區別是一樣的。差不多直到十八世紀終了時為止，所謂戰略者其內容即不過是謀略與詭計而已。

。一位將軍想利用這些手段以來欺騙敵人，而贏得勝利。但是當戰爭與社會已經變得日益複雜之後（應記着：戰爭實為社會中的一部份），戰略也就必須要逐漸考慮到非軍事性的因素，包括經濟，心裡，精神，政治，和技術等方面都在內。所以戰略已經不僅是一個戰時的觀念，而是平時治術中的一個必要因素了。只有在最狹義的說法中，才會把戰略的定義當作是軍事指揮的藝術看待。在今天的世界上，戰爭是一種控制和利用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的資源的藝術，軍事力量也是包括在這種資源之內，其目的是為了使國家利益能夠獲得有效的增進，並確實阻止實際，潛在或假想敵人來破壞此種利益。這種最高形式的戰略有時亦稱為大戰略，就是要想把一個國家的政策和軍備條為一體，以求能使戰爭變為不必要，或者是使戰爭能有最大的勝利機會。在本書中所用的「戰略」這個名詞，就是應該採取這種較廣義的解釋。

因為近代戰略具有許多非軍事性的方面，所以在本書中也提到了許多的文人：亞當斯密斯是教授，李斯特是經濟學家，馬克斯和恩格爾斯是社會革命家，戴布魯克和阿曼是史學家，納森勞是工業家，托洛斯基是波羅，李氏，雷克遜，威靈吞，蒲皆顯，格蘭特，薛爾曼等人。其原因是他們中間有某些人，與其說是戰略家，則毋寧說是戰略家，此外他們對於戰略思想也不會為後人留下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拿破崙，毫無疑問的為近代的最偉大名將，而且也是古今以來的第一流戰略家中之一人。可是在本書中，他却未能佔有一個專章。他的戰役即為其天才的最有力證明。但是拿破崙是用戰場來紀錄他的戰略，而不是用筆墨來紀錄的（也許其平凡的語錄為惟一例外）；所以在本書中是用他的解釋者克勞塞維茲和約米尼來當作他的代表。

在本書中一共是討論了兩位美國職業軍官——馬漢和米契爾。自從第一批殖民者踏上了美洲的海岸之後，我們這個民族即一直忙於戰爭，只是程度上大小有所差異而已，所以這對於我們這個民族而言，實在是一個很小的代表。當然的這個原因是美國人對於戰爭的最大貢獻，都是在藝術和技術方面，而不是在戰略方面。當美國人被迫從事於戰爭時，無論在智慧，創造力，和決心等方面，却都能與其他比較好戰的民族，較

一日之短長。我們在殖民和革命時代中的祖先，發明了偽裝和掩蔽的基本戰術；證明出來了火力的集中，準確，節約價值，對於用伐木，折橋和其他「焦土」手段，來阻止敵人前進的方法，也發展成爲一種高明的藝術。美國人在內戰中所使用的戰術，在幾十年間都成爲歐洲參謀本部詳細研究的對象。其中包括着用鐵路運輸兵力，佈雷和坑道戰，塹壕戰，空中觀察等等。

在軍事技術方面，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是第一個使用互換零件的步槍，機關槍，氣球，戰車的履帶，降落傘，俯衝轟炸機，潛艇，和飛機。因爲具有機械化的心靈，並且對於機器具有近似宗教化的信心，所以美國人是最先採取戰爭中的大量生產方式。而從某種特殊意義上來說，美國人也是軍事航空之父。不僅是萊特兄弟發明了飛機，而汽油引擎也是另外一個美國的寵兒，它使原始的飛機，發展成爲強力的四引擎轟炸機。但是我們却不會生產一個克勞塞維茲或一個范邦。美國惟一可以與他們比擬的軍事理論家就只有馬漢。

本書的每一章都是由不同的作者執筆寫成，他們的意見不一定與編者相同，而他們彼此之間也更常有歧見。雖然如此，從馬奇維里到希特勒，在他們的故事中却的確有一套理論貫穿着。其中有閃擊戰和殲滅戰的觀念；運動戰對陣地戰的思想；戰爭與社會制度，經濟力量與軍事權力之間的關係；用心理和精神當作兵器的觀念，紀律在軍隊中的地位；職業軍隊與民兵之比較。軍事技術又促成了戰爭中的國際合作，所以戰略的發展也就突破了國家的界線思想。思想和理想也是一樣的——重商主義，自由貿易，自由，平等，博愛，極權主義，社會主義，和平主義等等——它們都與戰爭的起區和行動具有關係。

但是戰略中的民族（國家）因素常常是決定性的因素。一方面它們是由於民族性格和心理上的差異所形成；另一方面，各個民族的價值標準和人生觀也各有不同——這也就是德國人所說的「世界觀」。此外，它們也是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的產品。更進一步，它們也是地理情況和民族傳統的政治性和軍事性表現。無論如何，它們却都是的確有區別的，舉例來說，這似乎是很明顯的，自從一八七〇年以來，德國人的思想就一直是以侵略戰爲基礎，只想從軍事上來殲滅敵人。英國人的思想則是以防禦戰爲基礎，並重視經濟消耗

的長期後果。(法國人最近的思想也與此相似。)

外交與戰略，政治義務與軍事權力都是不可分的，除非能認清這一點，否則外交政策就要破產了。李普曼先生 (Mr. Lippmann) 在其名著「美國外交政策：共和國的防盾」一書中，對此有很精解的分析。一個國家的生存就是寄托在其對於國家利益的觀念上，以及用來增進國家利益的手段上面。所以公民均應了解戰略的基本原理。我們沒有也不希望有一個軍人階級，讓他們對於這些事務可以具有獨斷的全權。我們的軍事力量，連同其軍官團在內，都是根據民主基礎來組成的。因為這是一個民主國家 (全民) 對於國家安全之惟一安全保障，所以也就必須是如此。

我們敢說，軍人也一定會像一般讀者和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一樣，對於本書將深感興趣。譬如說，攻勢戰爭與守勢戰爭的優劣比較，對於戰術家和戰略家而言，經常是一個永遠打不清楚的筆墨官司。凡是讀過本書的人即可以認清這並不是一個純軍事問題，而是許多其他問題的綜合體，包括軍事，歷史，社會，經濟等都在內。假使一個人想作概括之論，那麼他可以說防禦對於攻勢，通常是享有一種技術上的優勢。但是有時，攻勢却可以把防禦完全掃開，像一陣洪水把它前途上的一切天然和人工的障礙物都完全壓倒了一樣。當有一個根本性的社會革命發生時，就會如此的，好像一七九三年在法國的情形，以及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興起的情形一樣。法國革命不僅採取了丹敦 (Danton) 的「大膽，再大膽和總是大膽」的政策，而且更利用意見的混亂和思想的衝突，使舊秩序喪失了其精神。當有了某種特殊軍事發明出現時，例如火藥，戰車，和飛機等，或者是把舊有的兵器改作新的使用時，例如把飛機變成了「斯托卡」(即俯衝轟炸機) 和長程轟炸機，那麼攻勢也就常常會壓倒守勢。在十九世紀當中，多數的新兵器——最著名的為機關槍和潛艇——都是足以增強防禦的。可是戰車和飛機却轉變了原有的趨勢，並且已經支配了第二次大戰的戰術和戰略。一方面為社會制度與工業技術之間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為戰爭的藝術，結果遂產生了奇怪的貓鼠同眠現象——像恩格爾斯，列寧，和托洛斯基之流的革命主義者，與魯頓道夫那樣的保守主義者，會聯合起來對於戰爭和戰

爭的工具，作深入的研究。

一個社會愈變得高度工業化，則戰爭的藝術也就變得愈為複雜。這似乎已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在軍事行動中的後勤和戰術因素，反而又決定戰略的趨勢，而從理論上來說，它們却正是戰略的僕人。一個像艾森豪或魏菲爾那樣的戰略家，在其工作却必須有像蒙哥馬利那樣優秀的戰術家來與之配合，正好像李將軍有他的石牆雷克遜一樣。在一個近代戰役的前面，必須有極龐大的技術準備，所以使戰略方面無法作迅速的改變。一旦當一個巨大攻勢發動了之後，儘管政治或其他的考慮要求戰略應有變化，可是攻勢的衝力却仍然會繼續向前進達相當長的時間。當歐洲戰爭結束後，戰爭中的後勤和技術因素，對於遠東方面的戰略也將具有極大的決定作用。（註：本書初版時，上次大戰尚未結果。）

在近代條件之下，軍事問題是已經如此的與經濟，政治，社會，和技術現象交織在一起，倘若再高談一種純軍事性的戰略，則實頗有疑問。直到一九四一年侵俄戰役時為止，希特勒的多數成功都應歸功於他對於這個基本事實，是具有深刻的了解。他的對於在戰場上的也好，在歐洲各國總理官邸中的也好，直到法蘭西淪陷之日為止，其思想還是以十七世紀的情形為準則——在那個時候，政治與戰爭，戰略與戰術，大致說來都還是可以分得開的。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中，政治與戰略却已經不可分了。

現在戰爭自己先降人間，以來喚起我們大家的注意。因為它是衆人的事，所以全體人民也應認清這是他們的事。在戰時，這包括着一種總體性的努力；在平時也和和在戰時一樣，它要求廣泛的了解。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使大家對於戰爭與和平具有一種較廣義的認識。

近代軍事思想 目錄

序言

第一編 近代戰爭的起源：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

第一章 馬奇維里：戰爭藝術的復興……………一

第二章 范邦：科學對於戰爭的影響……………六

第三章 菲德烈大帝，吉貝特，比羅：從王朝戰爭到民族戰爭……………五

第二編 十九世紀的經典：拿破侖的解釋者

第四章 約米尼的戰略思想……………九

第五章 克勞塞維茲的戰略思想……………二三

第三編 從十九世紀到第一次大戰

第六章 亞當斯密士，亞歷山大哈米吞，菲德烈李斯特：軍事

權力的經濟基礎……………一五

第七章 恩格爾斯與馬克思：社會革命黨徒的軍事觀念……………一七

第八章 毛奇與希里芬：普德學派……………一九

第九章 杜皮克與福煦：法國學派……………二四〇

第十章 布高德，加里安尼，劉特：法國殖民地戰爭的發展……………二七四

第十一章 戴布魯克：軍事史學家……………三〇六

第四編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

第十二章 邱吉爾、勞易德喬治、克雷孟梭、文人的抬頭……………三三三

第十三章 魯頓道夫；總體戰的德國觀念……………三五四

第十四章 馬奇諾與李德哈特：守勢主義……………三七一

第十五章 豪斯霍夫：地略學家……………三九三

第五篇 海上與空中的戰爭

第十六章 馬漢：海權的先知者……………四三三

第十七章 歐洲大陸上的海權思想……………四四七

第十八章 日本的海軍戰略……………四七〇

第十九章 杜黑、米契爾、希弗爾斯基：空中戰爭的理論……………五〇一

結 篇 第廿章 希特勒：納粹的戰爭觀念……………五三三

第一章 馬奇維里：戰爭藝術的復興

原作者：吉爾貝德 (Felix Gilbert)

「現在有許多人的意見，都是認為從來沒有兩件東西，會比平民生活與軍事生活之間的關係，還更為不調和對立的。但是假使我們能對於政府的本質加以思考，即可以發現這兩種條件之間，是具有一種非常嚴格而密切的關係；它們不僅互相協調，相輔相成，而且還是必須聯合成爲一個整體。」這一席話就正是馬奇維里所著「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一書中的開場白，要想認識馬奇維里對於軍事問題的興趣，這也是一個線索。他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是並非採取一位軍事技術家的立場；他所注意到的爲軍事權力在政治中的決定性地位，他並且曾作結論說，只有當軍事權力在政治秩序中佔有適當地位時，才能確保一個國家的存在和偉大性。他在「君道論」(Principes)一書中，曾經這樣的說過：「若無良好的武力，則無良好的法律，反之若有良好的武力，則必有良好的法律。」(他在「討論集」(Discorsi)一書中，又曾重複提到這句話，可以想見其對此語之重視。)因此，他在「君道論」中，曾經力勸統治者應該心裡記着，要想保持他的權力，則必須依賴軍事力量。他說：「除了戰爭和它的組織與紀律以外，一個君主就不應有其他的目標和思想，也不應該再研究其他的任何東西。」「討論集」所涉及也是這個同一問題，其主旨爲探討羅馬軍事組織，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和羅馬崛起爲世界強國的經過等項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且從羅馬歷史的教訓中，他又獲得下述的結論：「國家的基礎即爲良好的軍事組織。」「戰爭藝術」一書是一本偉大的軍事教科書，馬奇維里之所以能獲得軍事思想家的令名，主要的就是靠這一本書。雖然它是以討論軍事組織和戰術的細節爲主，但是却也超過了這個範圍，而進一步論及一個良好軍事組織的政治條件和涵意。他所研究的

主題即爲軍事權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這個研究好像是一個磁石一樣，馬奇維里的一切政治思想都完全被吸附在它的上面。

(一)

馬奇維里怎樣會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個軍政組織關係的問題上面呢？他自己一生的經驗，使他獲得了深刻的印象，知道了軍事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親眼看見他的故鄉，因爲軍事機構的失敗，而喪失了自由；他也看見義大利喪失了獨立，而受到外國軍隊的統治。雖然如此，可是馬奇維里對於這個問題的興趣，根本上還是其特殊政治見解的產品。這種政治見解顯示出來，他對於形成他那個時代中政治命運的政治力量，具有敏銳的了解。因爲軍政組織間真正關係的問題，即爲十四與十五兩個世紀中，一切巨大變革的根源。

不過，只有一顆敏銳的心靈，才能發現軍事組織中所發生的變化，與社會和政治領域中所發生的革命性發展，兩者之間是具有了連鎖的。對於一個普通的觀察家而言，軍事發展方面的因果關係似乎是很明顯的。由於火藥的發現，和槍砲的發明，使騎士的甲冑變爲廢物，於是以騎士爲決定性因素的中世紀軍事組織，也就無可避免的趨於崩潰。與馬奇維里同時的義大利愛國詩人，阿里阿斯托 (L. Ariosto)，在他的著名史詩「勇猛的奧蘭多」(Orlando Furioso) 中曾經敘述他的英雄，奧蘭多，一個蓄集一切騎士美德於一身的人物，如何被迫與一位攜帶火器的敵人交戰：

電光立即閃動，震動了大地，

發抖的城堡發出了回聲。

這個惡魔，從不浪費它的力量，

擊碎了一切擋着它進路的東西，

隨風四散的飛舞。

當英勇無敵的奧蘭多，制服了這個強敵之後，他本可以在許多的戰利品中，作任意的選擇。但是他却作了下述的選擇：

從那個勝利之日中的一切戰利品當中，

這位勝利者一無所取，

除了那個具有無限力量的利器以外，

它在疾馳中發出像雷霆一樣的吼聲。

於是他揚帆出海，把這個兵器投入海中，然後高呼着說：

呵，該死的東西，卑鄙的殺人工具！

你是在黑暗地獄中鑄造而成的！

由魔鬼作精巧的設計。

想毀滅整個的人類！

你永遠安息在深淵之下吧！

這樣就不會再有騎士或懦夫

在戰爭中想依賴你的幫助，

以來佔着卑劣的便利，攻擊一個較高尙的敵人。

簡言之，假使火器尚未發明，或者是現在可以禁用，則騎士的世界可以永垂不朽。

這種對於騎士權力的衰頹，所作的戲劇性解釋與現實並不相符。軍事制度史與一個時代的通史是分不開的。中世紀的軍事組織為中世紀世界的一個完整部份，當中世紀的社會結構解體時，它也就隨之衰頹了。無論從精神上或經濟上來說，騎士都是中世紀的一種特徵性產品。在一個把上帝當作階級組織領袖的社會中，每一個組織都是為了履行宗教性的任務，而一切世俗性的活動都被賦與以一種宗教性的意義。騎士制度的特殊任務，就是為了保衛全國的人民，騎士作戰即是替天行道。他在軍事服役方面，是遵從其君主的指揮，教會也委託君主來監督一切世俗性的活動。除了精神宗教方面以外，藩屬與君主之間的軍事目標，也還有其法理性與經濟性的意義。君主把他的土地，即米地，給與各騎士；騎士在接受米地之後，在戰時就有為君主服兵役的義務。這就是用實物來換取勞役，正適合於中世紀的農業社會組織和封建制度。

在中世紀中，決定軍事組織形式和戰爭方法的因素約有下述數者：一種宗教觀念，認為戰爭是維持正義的行動；一種兵役制度，限制只有擁有土地的騎士才能從軍；一種道德律的法典，作為是軍事組織中的主要維繫工具。只有發生了一種具體的事件之後，才能召集中世紀的陸軍，而出師作戰是以某個一定的戰役為目的，這個戰役結束了，人員馬上也自動解散了。這種兵役制度是純粹臨時性的，而且每個戰士的地位都是完全平等的，所以要想保持嚴格的紀律，雖非完全不可能，但却已十分困難。在一個會戰中，通常總是發展成為騎士間的單獨比武，這種將領間的單獨決鬥，其結果常具有決定性。因為戰爭代表一種宗教性和道德性義務的履行，所以就有一種強烈的趨勢，認為戰爭和會戰的進行，都必須依照某些既定的規律。

因為這種軍事組織是中世紀整個社會制度的典型產物，所以當這種制度的基礎發生了任何變化時，則在軍事方面毫無疑問的也將受到影響。當貨幣經濟的迅速發展，搖動了中世紀社會的農業基礎時，其對於軍事制度的影響是馬上就可以顯示出來。這些新經濟發展的宣傳家們，城市居民和有錢的君主，主要的就是在軍事方面，可以對於這種新機會作最大的利用：即，接受代金以抵償服役，或是用金錢酬報和薪餉以來換取服